

《台灣原住民族 漢語文學選集》的出版

◎ 陳秋萍

路，資訊與文學作品能夠迅速的傳遞，質量俱優的作品自然容易獲得市場青睞；而許多作品便是在網路上發表後，又經由傳統媒體的方式正式出版。三、新世代作家在吸收種種主義後，相當勇於前衛的嘗試。近年來後現代、後殖民與女性主義等論述一波波的空降來台，對年輕一輩的創作者產生不小的影響。一方面他們能深入思考寫作與生命，但過度的「遊戲」以及和中文傳統間的隔閡，卻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四、各地方縣市越來越重視區域文學的發展，各縣市文化局所主辦、出版的文學作品集為數眾多，如金門縣政府便委託聯經出版公司，出版系列《金門文學叢刊》，藉由小說、新詩、散文與報導文學的方式，呈現對金門的思念、懷想以及生活面貌。其他縣市政府文化局，也都有類似的活動或出版品，這一方面是台灣文學本土化效應的展現，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區域文學的蓬勃發展。

1987年由吳錦發主編，晨星出版社出版之《悲情的山林》，其封面兩側分別註明「台灣原住民文學 01——台灣山地小說選」的字樣，透露著一種文學新樣貌新氣息的出發，此書收錄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作家之創作，內容則以原住民族的生活處境為主要題材，揭開一幕幕弱勢族群的故事。

1989年吳錦發再次主編「台灣山地散文選」——《願嫁山地郎》，仍由晨星出版。此二書可以說為原住民文學開拓了一處發聲園地。

相隔16年之久，2003年4月，原住民文學創作再度以集結整合成冊的姿態進攻文學書市。不同的是，此番由孫大川主編，「INK印刻」出版的選集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，包含詩歌1卷、散文2卷、小說2卷與評論2卷等共7冊。除了評論卷，其詩歌、散文、小說卷皆是原住民族作家作品。這意味著，原住民族文學在近二十年從萌芽到茁壯，參予文學寫作的原住民逐漸增多，自我認同族群意識的抬頭。作品收錄之餘，亦對各篇文章之作者作一簡單介紹，使讀者能對作者有更多的認識，也使得這套文學選集在內容上更趨完善。

套書之《詩歌卷》中集結了16位原住民作家的詩歌創作，內容自是從本身的族群認同角度傳唱著對祖先、土地的鄉愁

懷想。像是魯凱族的奧威尼·卡露斯的詩作〈故園情——古茶布安〉、達卡鬧·魯魯安的〈親愛的大武山〉；排灣族的溫奇其詩作〈VuVu來的時候〉等等；亦有原住民族在漢人中心的大環境下所面對的生存處境，以及族群文化失落的隱憂，藉由詩歌發出滿溢胸懷的悲鳴，例如排灣族莫那能的〈恢復我們的姓名〉、泰雅族瓦歷斯·諾幹的〈軌道〉等等。

《小說卷》上、下兩冊共收錄了13位原住民作家作品，除了一些作家已有將個人創作結集出版，如排灣族陳英雄、布農族霍斯陸曼·伐伐、拓拔斯·塔瑪匹瑪等等，還含括一些目前僅有散篇作品的作家，像是賽夏族根健的〈獵人〉、根阿盛的〈朝山〉、太魯閣族林二郎的〈薑路〉等等。這些作家因作品數量較少而未能成冊，於書市著實難有機會為一般大眾一睹為快，因此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的出版實為這些默默無名的文學創作者做了鼓勵持續書寫的暖身。

《散文卷》兩冊則包含了17位原住民作家文章，分別敘述這些作家生活週遭所接觸的人世，比如排灣族利格拉樂·阿鳩的文章〈樓上樓下〉、泰雅族馬紹·阿紀的〈沉重的二百元〉等文，書寫對於原住民社會人事物的衝擊和反思；其他則有呈現生活在山海原鄉與自然互動的素描，像是鄒族的白茲·牟固那那〈親愛的Ak'



圖 68 孫大川主編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書影。(許玉潔 攝)

i, 請您不要生氣〉、排灣族達德拉凡·伊苞的〈田野記情〉、布農族乜寇·索克魯曼〈孩子，我很高興你可以來看我〉等文。由於散文體裁可以是有話直說的文字表現，因此更為許多原住民作家運用，藉以抗爭、批判原住民族所遭遇的種種不公，以進行反撲，如排灣族筏楚古的〈紅點〉、卑南族孫大川的〈將歷史還給原住民〉等文章，讀來皆令人感受到原住民族的悲哀。

《評論卷》亦分上、下兩冊，一共集結15位文字工作者的文章，包括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族等作家。這些文章主要針對原住民文學的觀察與思考，提供個人看法，含括原住民族文學呈現在土地、生存、語言文字、身分認同、文化失落、主體重建等等議題上的困境與關懷，以及對原住民族文學發展的觀察。包括孫大川、浦忠成、瓦歷斯·諾幹、董恕明、魏貽君、楊翠、傅大為、廖咸浩等人，皆深具文化批判視角，而有中肯的提醒。

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主編

《陳千武詩全集》 十二冊出版

◎ 趙天儀

孫大川本身是卑南族人，對於鼓勵原住民族文學始終不遺餘力，除了個人作品《久久酒一次》、《神話之美——台灣原住民之想像世界》、《山海世界——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摹寫》、《夾縫中的族群建構》等書，亦於1993年創辦《山海文化》雙月刊，提供了所有關懷原住民族的文化工作者的發言空間。另外《山海文化》亦獲得中華汽車的贊助，而於2000年舉辦第一屆「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」，以鼓勵原住民創作。

2003年這一套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文學作品選集的出版，可以說是原住民作家在文學場域耕耘的果實，更具有原住民族在長期自我否認與被邊緣化的歷史背景下，努力掙脫他者約制的框架，追尋祖靈的腳步，回歸原鄉原我。

漢語的操作雖然減弱了原住民族的語文特色，卻是一種發聲策略，誠如主編孫大川於編序〈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創世紀〉中所言：「漢語的使用固然減損了族語表達的某些特殊美感，但它卻創造了原住民個族間乃至於和漢族之間對話、溝通的共同語言。不僅讓主體說的話成爲一種公共的、客觀的存在和對象，主體性因而不再是意識型態上的口號，它成了具體的力量，不斷強化、形塑原住民的主體世界。」

陳千武，本名陳武雄，筆名桓夫。1922年生於南投名間，現居台中市。台中市文化局第一套「作家全集」，就是2003年8月出版的《陳千武詩全集》12冊，由陳明台主編。

自1939年8月，陳千武在《台灣新報》發表第一首日文詩作以來，不論是用日文或中文創作，他都在書寫台灣人心靈的聲音。以下順序簡介各冊：

一、陳千武詩全集（1）「徬徨的草笛」、「花的詩集」

這是陳千武日治時期台中一中時代的詩作，從1939年到1942年之間，他發表了60首詩在台灣當年的報章雜誌上，他以影印本自家藏版的方式保留下來。「徬徨的草笛」、「花的詩集」是陳千武的青春練習曲。目前他全部自譯爲中文詩作，以中日對照的形式呈現。

二、陳千武詩全集（2）「密林詩抄」、「拾翠逸詩」

這是從1943年到1946年間的作品。陳千武台中一中畢業，先做短期的勞工，不久以台灣特別志願兵的身份投入日本南太平洋戰區，主要在帝汶島作戰。日本戰敗，在印尼俘虜營，隔年才「活著回來」